

胡兰成 著

禅

是

一

枝

花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胡兰成 著

神是一枝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禅是一枝花 / 胡兰成著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03

ISBN 7-80681-260-1

I. 禅… II. 胡… III. 禅宗—研究—文集
IV. B946.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9101 号

禅是一枝花

作 者 胡兰成

责任编辑 方小芬

文学策划 沈浩波

图书监制 符马活

责任校对 符马活 千 日

封面设计 每天出发坊

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(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021-63875741 邮编 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com> E-mail: sassp@online.sh.cn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

装 订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190 千字
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81-260-1/K·061 定 价: 24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■ 我读禅宗的书，直觉地知道禅非创自达摩，禅自是中国的思想，非印度所有。

胡适对中国的旧学有两大功绩：一是《红楼梦》作者考证，又一即是关于禅的考证。

《碧岩录》至今在日本被奉为禅宗第一书。此书是北宋时奉化雪窦寺重显禅师的颂公案百则，晚他一辈的圆悟禅师加上垂示、著语、评唱。

近年台湾的中国文坛忽流行言禅，虽初缘疏浅，亦是一机一会，我所以写此《禅是一枝花》（碧岩录新语），于百则公案皆与以解明，庶几发昔人之智光，为今时思想方法之解放。

我希望我此书写禅的思想，亦有一种风日洒然。

——胡兰成

自序

● 胡兰成

胡适写《中古中国哲学史》，着重在禅，这是他的过人的见识。胡适不懂得禅的公案，但他对禅僧的历史的考证，则极是有益。我读禅宗的书，直觉地知道禅非创自达摩，禅自是中国的思想，非印度所有。慧可断臂立雪，我亦不喜，还是被贼斫臂可信。及读胡适的考证，非常高兴。胡适对中国的旧学有两大功绩：一是《红楼梦》作者考证，又一即是关于禅的考证。胡适的《红楼梦》考证与张爱玲的《红楼梦魇》，使我们更明白了《红楼梦》的好；张比胡适更直接懂得《红楼梦》的文学。胡适的关于禅的考证，则是使我们更明白了禅的好。

我们不可因为禅的典故有些不实，就来贬低禅的思想，张爱玲的《红楼梦魇》指证了《红楼梦》是创造，不是自传。其实亦还是依于自传，而把有些事实来改造了罢。但《红楼梦》的文学价值决不因此贬损。不但文学，便是哲学乃至如科学，



亦可不因其所据事实的不实而影响其思想与理论的价值。例如 Faraday 的电磁场法则是依于“以太”来研究作成的，“以太”的存在后来曾发生了疑问，但是那电磁场法则至今准确无疑。又如印度论师每引月中有兔为喻，其后知道了月中无兔，亦未可因此贬低其论旨。

盖技术的构想不可不依照事实，但如文学与原理上的思想则只是借事实做个因头来兴起。历史观可以比历史的事实更真，如图画比照相更真。所以连有些是捏造的，亦不可一概论为作伪，如曹雪芹的改动自传，倒是创造。禅宗所传灵山上拈花微笑，是与《庄子》里所说黄帝的事，尧与许由的事一般，这里没有真不真的问题，只有好不好的问题，如同年轻人的说假话。年轻人爱向人捏造理想的事实，若要说真，亦可说是没有比这更真。近世日本的大学者折口信夫说奈良朝时代《万叶集》里女人的返歌多是说的假话，所以好。我哥哥每恼七姐说谎，及读了折口信夫此言，才更喜欢她起来。

我也这样的喜爱禅宗的有些地方说假话，如拈花微笑的故事及慧能传衣的故事。宜蕙说小孩儿有时说谎话，是为了想说更真的话。但像“慧可断臂”及永嘉的《证道歌》，则假造得很不好，应当除外。胡适与铃木大拙的论争，胡适执于考证的史实，而铃木则以为禅可以超越历史云云，皆不如我的这说的好的。

却说中国自隋唐至明，千余年间，思想的活泼在禅。禅的思想是一个“机”字，盖承自易经卦爻之动，与庄子之《齐物论》，非印度佛教所有。机在于阴阳变化生生之先端，印度佛教言因缘而不知阴阳，故不识机。西洋的是物质的有的宇宙，不知无，不知生，当然亦不识机。西洋人惟说条件。条件是因果性的，而机则是飞跃的，超因果性的。所以禅的思想才真是

创造性的，理论倒是其后的事。

中国文明是动的，所以有像周秦汉唐的强大。中国的制度文章与器物的造形，皆是一派生动变化之机。《孙子兵法》亦是说的兵机。历史的气运，山川草木的节气，皆见于其始动之机。

老子曰：“反者道之动。”儒者知道之成而不知道之动。黄老知机，儒者虽不知机，但识得礼制，汉唐之士以儒为术，以黄老为用，所以能开创新朝。宋以后士专于儒，儒专于理学，科举专于八股，他们皆成了无用之人。惟禅僧在士之外，还出来得豪杰，如元朝佐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的耶律楚材，与明朝劝燕王举兵的姚广孝。前此宋亡后祖元禅师到日本，他一言而使当时行将军事的北条时宗决了意，进击来犯的蒙古兵。

禅僧是经历了北魏尔朱荣的杀戮破坏洛阳、唐朝的黄巢之乱、五代石敬瑭的蛮族肆虐，与后来金兵蒙古兵的所过皆成赤地，不闻鸡犬人烟，眼见繁华建设之无功德，平时一大堆理论知识之到头皆成无用，偏是佛门之人有志气，他们变得激烈响亮，而质实淡远，如马祖禅师、临济禅师、圆悟禅师、祖元禅师。

马祖道一，六祖许他“马驹踏杀天下人”，我爱此语，与李义山句，因作有一诗，诗曰：

马驹踏杀天下人，
蛾眉一笑国便倾。
禅语不仁诗语险，
日月长新花长生。

耶律楚材是学于禅师，他随成吉思汗出阵，看着蒙古兵杀人如草，眼也不眨；而相机对忽必烈一言，使其对华夏止杀

学礼。耶律楚材是诗人，他平视蒙古军之残忍，亦不伤其对一花之和寂。姚广孝则原是禅僧，他劝燕王举兵反建文帝，燕王曰：“人心在彼，奈何？”姚答：“臣知天道，遑论民心。”他佐燕王得天下，而他自己仍能无意于功名。

禅宗不像印度佛教说的浮世无常。禅宗肯定天地万物的成毁之机，像老子说的“天地不仁”，接引强者，不接引弱者。禅僧不说“善哉善哉”，却连释迦亦可以一棒打杀。

禅宗是立于行动与造形之先，其末梢的表现，尚出得来牧溪、石涛与八大山人的画。牧溪、石涛、八大山人的画，在画中是千古风流独绝。

但虽禅宗，亦还是要与士相接触才好，像江边栅中的水与栅外的水。唐朝如宰相裴休，北宋如欧阳修、苏东坡皆礼敬禅师。及至明清，士既萎陋，禅亦遂与黄老同其孤寂，而潜化溶解于民间诸艺之中，如平剧的机智活泼处，即是黄老的与禅宗的。在日本，是禅意与禅机见于剑道与茶道与造庭园。但这些毕竟只是玩意儿，黄老与禅今日还是必要重新与士相结，见于政治的行动，才可出来打得江山。

《碧岩录》至今在日本被奉为禅宗第一书。此书是北宋时奉化县雪窦寺重显禅师的颂公案百则，晚他一辈的圆悟禅师加上垂示、著语、评唱。圆悟住河北灵泉碧岩室，因以为书名。《碧岩录》自彼时以来八百五十年，未有能全解者。近年台湾的中国文坛忽流行言禅，虽初缘疏浅，亦是一机一会，我所以写此《禅是一枝花》（碧岩录新语），于百则公案皆与以解明，庶几发昔人之智光，为今时思想方法之解放。

禅是乱世志士的智慧修行。说起历史上的多少家国兴亡事，我表哥有一首赠人诗，我很喜爱，诗曰：



人事历然天道疑，
英雄无赖有真姿。
女子关系天下计，
渔樵闲话是史诗。

我希望我此书写禅的思想，亦有一种风日洒然。

1976年8月21日

优曇波罗之书(代序)

● 朱天文

是谓：“一路行遍天下，无人识得，尽皆起谤。”

当年义玄禅师被视为异端邪说，给骂得扫地出门，好不慨叹起来。因为他讲的大家不这样讲，成了他是个怪物，做贼心虚似的他反要感到不好意思。胡老师不止一次谈到张爱玲的叛逆，性子强，可又极柔，极谦逊。读张爱玲写给朋友的信，每为自己的不回信、不见人解释原由到卑微的情境，天心也是个不写信的人，感同身受笑说：“这就叫做前倨后恭。”但她尽管抱歉，不依的总之不依，一切行事仍照自己的来。

义玄禅师后来被普化迎到临济，开了临济一宗。胡老师解这段“翠岩眉毛”公案（义玄给骂得体无完肤不知尚剩得眉毛否），正是他离开文化学院，移居我们家隔壁写书，每礼拜六晚上讲《易经》的时候。一九七六年五月搬来，至十一月离台返日，完成了《禅是一枝花》（“碧岩录新语”），一百则公案一条一条解



明,他是在众谤声中安静写完此书的。譬之书法,民国书家里他喜欢康有为。康在政治失败生涯中,毋宁是临池的功夫不足。那么如果一生得以书斋做学问,有一种格调,窗明几净的,一种境界,好不好呢?胡老师说:“书斋的氛围,小而完美,倒是打破得好。”听来是对于我的处世为文提出了警告,浑身冷汗简直没得校正起。胡老师又引《圣经》里记载,有人向盲者说我是基督,盲者摸着他的手无钉痕,答道你不是基督。因此儒者们虽也讲中国的圣贤之道,但是他们的手上没有钉痕。康有为的字是有钉痕的。

一九七二年九月,台湾与日本断交,胡老师说是“家里有事”,便双十节应邀随华侨团初次来台,之前是张群、何应钦到日本时皆曾联络。在台十天,陈立夫、张其昀邀胡老师在文化学院执教。这事隔了一年半未成行,是胡老师料想将有人以他的过去做话题,后得党副秘书长来信,谓此可勿虑,切勿以此腐心,希早日莅止云。所以七四年来华冈,秋季开始上课,讲了一年“华学、科学与哲学”,亦相安无事。

七五年春天再版旧作《山河岁月》,此地始知胡兰成。由于书的内容太违反常识,除了像我这样常识薄弱的人,委实叫人要质疑他的学问来历。张爱玲受供奉是最近的事,早年她也被当成“鸳鸯蝴蝶”不值一谈,何况胡兰成,更归不了档。他写思想,把人泼染得一塌糊涂,太破格,难怪评者批他妖媚。有文坛名家也许过于惊折而怒,去跟发行人说,愿意用自己的新书换取停止出版胡兰成的《山河岁月》。当下发行人是婉谢了,事后跟胡老师提到这段好玩的插曲。

至下半年,胡老师新开三门课,“禅学研究”、“中国古典小说”、“日本文学概论”。其中一门约莫侵犯到某教授辖区,就鼓励学生拒上胡兰成的课,是系主任出面制止了。这位教授拿出



“汉奸”二字到报上撰写,连同学生投书,似乎非弄到罢课不可。顷时伐声纷至,又怨责到我父亲抗战中当过兵,不该推崇胡某,然后也怪到请胡某来台的国民党诸公。十月胡老师停止上课,惟以华冈教授身份留校,犹有人喧哗胡某搬出华冈。

却是这年我大一暑假,偶然才把《今生今世》先读了,枉费一年前跟父母亲去看胡老师,白看,签名的上下册书也毫无关系的搁在一边不理。这会儿读完《今生今世》,只觉石破天惊,云垂海立,好悲哀。就写了封信,根本不指望胡兰成还在阳明山大忠馆,可比是瓶中书那样投入大海,付与潮汐罢了。不料立刻得了回音,是学生林慧娥写的,她一直替胡老师誊抄文稿。她转告胡老师正要付印《今生今世》,想把此信当做代序,等一下抄好便给出版社。我写那封信极幼稚可笑的,当然不能代序,父亲急书一封阻止此事。胡老师回说:“读八月二十日来信很感激。天文忽然写信来我都吃了一惊……若做代序,当然是先要问过你的,请放心……”

自父亲上山拜访以来,往返过三、四信,到这封胡老师才不客气论及父亲的作品,写道:“你的小说我读了如《出殃》等都很好,你的是正、真、与功夫。而使我读了惊心动魄的是《铁桨》,因为太惊心动魄了,一直避免提到它。《铁桨》的那气魄与现实的感觉,通于史上大英雄与绝世美人的强处,亦通于仙佛的决激的悟处,我不觉有点胆怯。”胡老师并欢迎我们去玩,仔细告知了如何转接电话找他。

一九七五年九月我们二次上山,天心亦同往,她对北一女同学说:“我今天要去看胡兰成。”因无人知道,她注解道:“汪精卫手下的第一才子。”她也跟我一般的幼稚可笑。

焉知胡老师次日就写了长信来,“西宁先生转天文小姐、天心小姐,昨承你们大家光临,深感荣幸。今晨四时醒来,枕上把

天心的《长干行》与天文的《女之魅》及《给新伙伴们的》都看了。以下是我的感想：你们两位的写法都受张爱玲的影响，你们的爸爸的小说虽然看不出来，亦一样受有张爱玲的影响。我亦如此，若不得张爱玲的启发，将不会有《今生今世》的文章写法。由此可见张爱玲确是开现代中国文章风气的伟人。我和你们都受她的影响乃是好事，因为受影响而并不被拘束，可以与她相异，亦自然与之相异。如你们爸爸的小说甚至很不易被看出是从她受有影响……”这样写了四大张稿纸。而我们从山上回来，都说还好做了牛肉和寿司带去，不然胡老师准备的汤跟菜（学生做的），实在太可怕了。母亲特别感慨，胡先生平常怎么吃的！

一九七五年冬天，我们全家和几位文友约了胡老师去山仔后空军招待所洗温泉。走路上闻到香味，大家找着，说起每人喜欢闻什么香，母亲是闻到香水就头晕，问胡老师呢？不会晕，喜欢女人身上的粉香，大家都笑起来。深夜聊天，念工专的天衣唱了段花旦，菩提叔叔唱黑头。胡老师问我领到第一笔稿费怎么用的，我说交给爸妈了，他大笑不已，翻译给旁边的小山老师听，大家也说起张爱玲则是去买了一支口红。又谈到诸人的小说，我说蒋晓云写得比我好，胡老师听了有那么一下的敛容危坐，留在我眼中很深的印象。回头慢想，大概是胡老师觉得这人讲话老实。

一九七六年一月胡老师写完《机论》，下山来我们家玩了一天。月底飞日本前写长信来，“……汉末文星聚于颖上，今文星聚在景美，使我对台湾新有了乐观……在台湾你们家见了这等人，我检讨我的态度真不够谦虚，尤其是对于天文姐妹……”这令当时二十岁下的我跟天心惊讶，但这些似乎是算在父亲母亲账上，是他们大人的事，所以惶恐或承不承擔得起，都谈不上，被夸奖当然是开心的了，童騷竟如此。



惟我每次搭指南客运走关渡平原去淡水,望见山上华冈的檐殿式建筑,逶逶迤迤绕到视野跟前一转弯甩背后去了,只觉胡老师提的东西太高,怎么跟我们写小说连上线呢?信上胡老师赞叹天心的《方舟上的日子》,“题目就有天地洪荒的感觉,衬托出了小说中的结尾处有一种清新的疑。舜帝南巡苍梧而不返,娥皇二妃登洞庭君山望之,但见九疑山上的白云,我喜欢九疑山的这‘疑’字……”可阳明山上白云蓬蓬,我只有糊涂啊。

他给香港新亚书院在写博士论文的晚辈信中说,“……孔子教人学诗学礼,而后世儒者以为诗文但是载道之具,不知诗文的造形自身即是道,儒者之诗文第一不知一个“兴”字。自宋儒又渐不知“经”。“经”是政治等的造形,他们但讲性理,不重经,与他们的不知诗文造形之故同……诗文有一代的新风,如唐有唐诗,宋有宋词,今亦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,而如唐钱二先生等惟知亦用语体文著述,但是与时代的文学新风完全隔绝。时代的文学新风是在胡适之、周氏兄弟、张爱玲……而如钱氏,我曾对他说起要恢复读经,他表示不同意,其所以不同意的理由迂腐得使我当时听了生气……所以我自与一班年轻人玩玩……”

他信上这样直言快语,等于责备人家的师承、所学,那人家还要不要写论文呢。他每以人才期待对方,既热情,又严格,不松口的地方到底不松口。原来张爱玲说他,“你是人家有好处容易你感激,但难得你满足”,是这个意思。

此间我大二下学期,不知何故想休学,从淡江下来,到士林换车上阳明山见胡老师。士林当时正几条大岔路在整修,灰尘蔽天,棒棒糖似的临时站牌叫人绝望,不会有车在它面前停下的。四月太阳乍热针刺人,偏偏错穿了冬天遗迹里长袖衣服,狼狽。胡老师听了我说要休学,便是那样,敛容危坐起来。那神情,

像镜子让我忽然看见自己的可笑，休不休学我哪有那么认真，太夸张了。胡老师认为我还是读下去的好，他说：“英雄美人并不想着自己要做英雄美人的，他甚至是要去迎合世俗——只是迎合不上。”

英雄美人，一向滥腔负面的字义，讲在胡老师口中如此当然，又不当然，听觉上真刺激。他说人生本来可选择的不多，不由你嫌寒憎暑，怎样浪费和折磨的处境，但凡明白了就为有益。他提出明知故犯，不做选择，是谦逊，也是豁达。他说你不要此身要何身？不生今世生何世？你倒是要跟大家一样，一起的。

饶是他要跟人家一起，人家并不要跟他呢。一九七六年四月底，院长室捎一张便条来，说是最近接获校内外各方反应，对阁下留住本校多有强烈反应，为策本校校誉与阁下安全，建议阁下立自本校园迁出，事非得已，敬希谅解。

台湾湿热多瞌睡，胡老师原预计住半年，写成《碧岩录新语》，现在却收到迁出令。当天小胡先生（胡老师的侄子）来电话告知父亲，打算找房子。正巧我们隔壁原住的心岱和君君搬离，就决定租下来。两人找胡老师商议，胡老师去了姚孟嘉家里，在下围棋。姚孟嘉夫妇跟婴儿若洁，是当年少数仍与胡老师往来的人家。今年姚孟嘉意外去世，悼记文章刊出，我才知道他的朋友满天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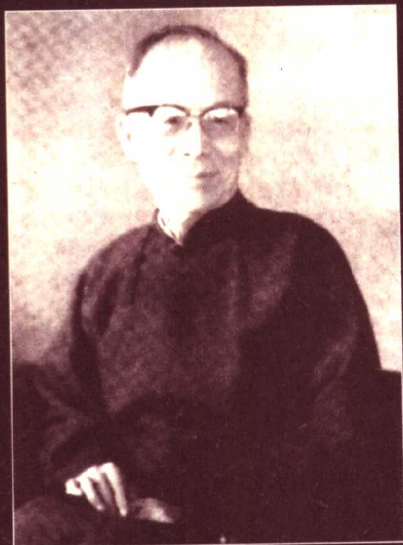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胡老师回纸条给文学院院长，有学生因为悲愤不平把纸条都抄了份下来，如今读来颇是滑稽：“仆明三十日即迁出校园，惟书籍行李须待新居安排后搬运，或尚滞时日，想问题在人，不在室，或不深责也。来示言‘廿六日阁下在大成馆门口，本人与阁下招呼不理’，仆与院长未有面识之雅，即在公众会场上亦未见过，又仆途中常不注意到对方招呼，大成馆门口人众，犹为难辨，院长视若花鸟不相识或释然乎。”

胡老师遂下山先在我们家住了两日，待隔壁打扫干净，购置些家具搬入后，写书，讲课，真是初意不及此。讲《易经》讲到坤卦一句，“利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。安贞，吉。”胡老师开心笑。父亲说好巧，阳明山在北，我们景美居南，丧朋之后得朋，是臭味相投聚到一起了。

《大知度论》云，佛世难值，如优昙波罗树华，时时一有，其人不见。所谓佛世，黄金的盟誓年代吗？

又云，人身难得，直信难有，大心难发，经法难闻，如来难逢。难难，都是难。但咱们《诗经》这里也是既见君子，那里也是邂逅相见，张爱玲好高兴说：“怎么这样容易就见着了！”

是啊，怎么这样容易就见着了。



胡兰成 1906年出生于中国浙江省嵊县（今嵊州），1927年（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）从燕京大学中途退学。后曾任汪伪政权掌控下的《中华日报》总主笔。抗战胜利后，经香港逃亡日本。在日本期间开始学习日语，结识大数学家冈洁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村秀树，遂成就其学问体系。1974年来到台湾，受聘为台湾中国文化学院终身教授。在台湾期间，其文学才能影响了整个台湾文坛，尤其是朱西宁、朱天文、朱天心父女，受其影响颇深。1981年7月25日在东京病死。著有中文著作《今生今世》、《山河岁月》、《禅是一枝花》、《中国礼乐》、《中国文学史话》、《革命要诗与学问》、《今日何日兮》等。